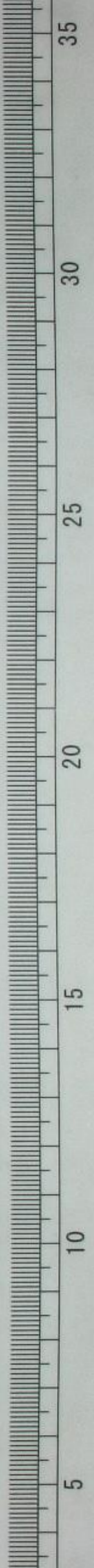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2
4



文庫11
D 122
4

010190552891



牧庵集卷十六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感金南播之歲尙書鄒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眾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勳以爲萬戶俾將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由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畱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瑄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兒子江
漢大都督權成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
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
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
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
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
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
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

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
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眾從上己未渡江請爲導施舟
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爲
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
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旣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
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
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畱戍招摩逋殘旣集旣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
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班諸
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眾皆輶輻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硃所集輶輻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接攀堞
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
可輩畱治靜江初城旣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
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
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

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斲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旣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修己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潯賓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嗾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窟能以眾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

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爲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檐

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眾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川獲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眾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眾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

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獨之至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人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二十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別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今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貫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

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達雖疏且賤不峻陞級不畱門廡游意絲竹尙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

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六部尙書諱秉直
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
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
先未有子子都督子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繼者
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
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
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
州舊軍萬戶卽與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

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
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
爲隕泣嗚呼可稱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
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
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
古專然天子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

我祖勸金河北而宋晝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
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
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
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
戍畱均之爲勤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
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猯陸起
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
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湮而黜一日
賈首公屈宜伸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耶易世之難
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
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贊
龍虎歸偃斧邱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滄河
流相永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

史公神道碑

公諱耀字奐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
焦岱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尙書祖天倪以

從蹕薊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
闢真定武仙爲倅尙書策仙其志蓄禍盍蚤爲備都帥
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尙書恚奪其二孫故
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
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
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爲質太師國王將觀漠北在
燕市贄物聞變而南收都帥潰軍復真定逐仙出保西
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
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淵龍以憲宗母弟總

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略司于河之南以太尉爲
使都督爲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鄧當荆闢衝歲丙辰
是地生公幼爲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
牧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府奉朝請制始
以元子格爲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
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鄂無不與偕由是知兵
甫及冠行省版長干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宣機餘寇
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爲隳遂潰崔善其能曰
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爾哈雅平章拔靜江獨雷戍

毫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土或叛戍將必誅史宣
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宜慰聞之甚感調其孤
軍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
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公後殿
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
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
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黎德獲蟹船千艘繼餽唆
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東宣慰副使從浙省臣破
賊柳分司眾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婁蒙才眾十萬斬其

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厲制置皆于
東陽玉山摧俞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鶴林雄劉
甲一潘正皆有眾萬餘自王于溫處聞者後元帥張宏
範平南海還求將毫軍還鄧舊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
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
欲相罷將時公父已爲右丞宥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
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間其子格可誰授者右
丞遣佗人聞臣子耀可且召公來龔公不至辭以俟弟
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平章俄薨願言以真定諸

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
萬戶公號誓樞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
也可傳子孫無窮必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貨財
爲親長覬取者多至萬緡皆奪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
五弟而自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儲兩張氏之喪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人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帝曰太
尉以官授二兄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真太尉苗胄可之
方議征閣波大將禾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寵太峻請回臣所
受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
漢人耶其孫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
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偕行亦可之別錫虎
符鞍勒弓矢猴甲旣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師帝曰
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爲損其軍四之三且不欲太
尉諸孫蹈海遂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以行成
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
臨安自八版圖民居官屋八備直震邸者四萬餘家火

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傭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謂地及
艾可鬻楮緡爲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逋銳欲
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貲以取取率富室得不自
居亦傭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傭居與直富室何若仍歸
震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旣不行乃以東南
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緩之謂宜俟畢農
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鑄損江東金額高麗王遣周侍
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于
屬爲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

三十稅一會人訟平章迎詔謁衣上香引公爲徵制遣
御史卽問公言未見其謁但不帶耳當國者阿其人顧
奏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廣左丞
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瘡痍與廣東
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爲大司農
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旣至覈其公帑稽逋爲緡數千萬
率勢位家假出爲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之人怨
與請不恤也未幾抗章以太夫人楊年八十餘求辭歸
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子今瑞

州總管壩時爲樞密院斷事官奉樞歸葬真定姜固祖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閑武事者則其家學故志功名至所有譽性剛狷不撓于人雖國人貴臣有不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由是恆齟齬而不少變其節始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中間爲宣副平羣盜海濱浙左歷紀有半使贖于貨子女玉帛將物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傭屋以居積債在人亦開國苗嗣貴而能貧者雖五十不稱天亦不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平哉夫人劉氏公祖姑之孫以

賢淑聞烟里壩概其立政清慎明敏世有史氏佳公子克世其家之自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自餘男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昔都督于鄧秉鉞鼓其烝徒與襄倚角策宋之平必基是邦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襄始未成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後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鋤卒底甯謐而父平章謝長萬夫授公而薨旣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今成童宜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閩波南洋

是航而復中已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
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爲糜靈不施奚窳不除
且繩上已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
忽告凶人盡傷心卽世之蚤胡畀其才而奪壽考司是
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禰江
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
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思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承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牛虻集 卷之六 五
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上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

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眾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遂所宿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巔絕深可千尺猿狖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

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懺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人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甯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組以從公奏無所事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

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
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
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
王堅據不卽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
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
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
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眾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
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
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

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
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于兵法爲交池
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人必摧
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
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解恭
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
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甯之數而加金爲
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
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

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御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敗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

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懋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曰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并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况敢抽兵

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
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雲
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
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
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成而
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
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
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茲

川涼力脇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
柯歸觀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僑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卽行安
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
何戾彼蒼蒼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太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膺尊
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
古岱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隆古岱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間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城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荀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譌爲
女真遼遼興宗廟諱眞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

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
其眾卽守威甯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
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
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甯四年以歲丙子卒泗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
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
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
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畱

田威甯時天下荒飢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
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
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
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
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
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
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
白以負嬰黃偷躑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
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

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
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
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
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耆
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
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
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
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
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

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
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
重棗牡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
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襄城
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
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
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闖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
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
寇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

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
何有于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
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
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整夜燭城爲
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
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
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
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援無
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

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
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
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
符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茲玠至汝共
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
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
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
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喇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
先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

十七而稅入恆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
率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
民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
民俱受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
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
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
七日終于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肇于南鄭味溪之
白雲里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
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甯之詔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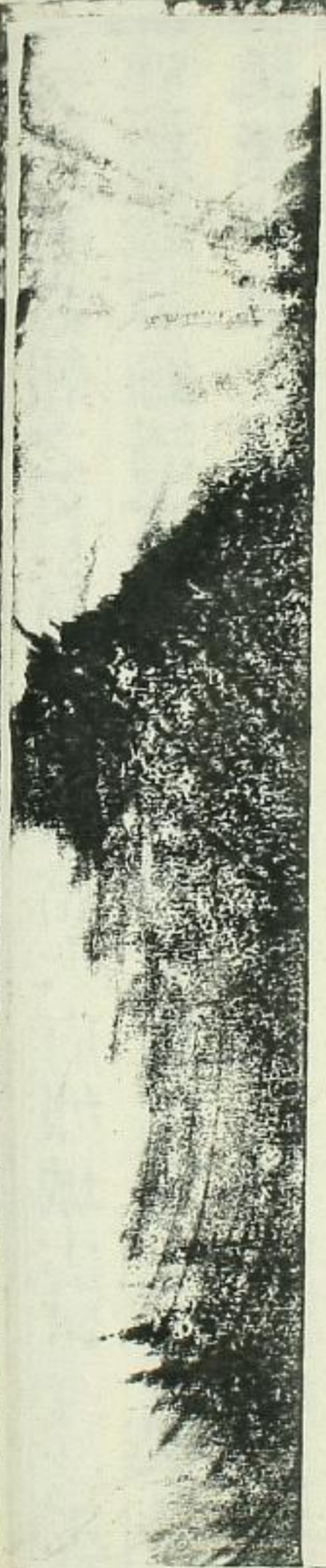
熟羊草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
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
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
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于克完漢中
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勳于開國之際其棺
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
猶掇其蹟刪爲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
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

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昌守先列者惟一人侯
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
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
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
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峙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受斯與老戎行右
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
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暫梁
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蕙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
塵綺疏欹鐘清吹聯目睨顏頤使趣風良庖致餼胎豹
蹠能酒醢介歡葢葦雪滯繞衣四序爲聲絳繇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
毳廬氈車勝地卽舍維嶧之麓與河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
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哀
于河開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

牧庵集 卷十七
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牧庵集卷十七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濱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鬻移戍潁州城久荒棄翦荆以芟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勅將夏貴夜悉銳東南壁公

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
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
客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成是十
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
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拜國武宣公
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砮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
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
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

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
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濟進藤
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
從戰青山磯多所俘虜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爲兩三百明年雷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
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裏創復戰城拔進
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乃
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

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絕公從勸平生致三渠禡度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劄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葦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尙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鄱遏韶寇不窺宜章而輿甯之民效惡鄆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

行公衝焉摯金帛卽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遁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耜絕種至椰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

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卽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眾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陶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耄倪號呼遮畱如去親戚未至

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戲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譬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于績溪績溪尤劬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眾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畱戍徽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之緩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

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恡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熒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罕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于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

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凱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覆簣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

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
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
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
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鄒氏嚴于持家前卒
二十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姊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
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既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
平時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
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鄰長官子璧閭令子
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賈榮祖三男孫長祺幼未名二

女孫銘曰

嗟若邱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戍十年強
敵尙逃城頽而南地交壤鄰勅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
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于何蕭茅曠入包
匭乃昇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柁以浮分狗坤隅
置公前驅登陣長沙桂林入俘大憚小悖翦無稽逋從
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
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
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

惟公懋功其賚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旌棨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壽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憲爰發頽匱歸從先邱列勳于碑貽久是謀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諡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為袁矣其家太

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全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京有父風生鐸丰儀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澗夫金之蹙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揣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為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眾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為藩援以安者五年

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
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爲日
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甯忍哉遂乘夜載鴟
夷濟河款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
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爲
州拔公爲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悉下之移鎮延安臨
民德之甯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朝廷定賞
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甲兵民方去危卽
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

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
符其守令居借之廬畊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
瞻聲動人聽者如侯即嚴明焦舉華張王明畢美邵瑞
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升之
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
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
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
計曰等賦役也與避入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
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

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爲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僑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訟公徵使就辯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勵四

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贖勞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而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于前老稚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

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郡民厚業
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
讓鄰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
資之崇庠符節之輕重便己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
病如袁湘者乎聞者愧誓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
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
適京兆未至病歸人來陪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
問焉一旦公疾小加于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
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

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
某年月日歸葬臨州某鄉某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
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
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
良提舉大原探木司女二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
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
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繼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
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以心推爲鉅人長者
若不見毛髮比出紈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以

知其父矣明年克良持君書與公事狀謁銘墓碑因得
究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
紛綸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
或徑行而無謀亦旋取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眾
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
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戛戛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于
右而見白于後世也銘曰

繫哀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
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雌從雄鳴有距
跳踉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搃其悖
頑智資我謀勇但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
効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廊坊我
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遺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東爾
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痍孰爾腋刻孰輦孰
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
說進可得丹旻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
在柩時黃髮齟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
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平其

牛原集 卷之七
衆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
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

貞賀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
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事賜白金爲兩五百楮緡二萬五千錦衣玉帶既
遂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

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內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
容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卽行而道疾皇帝嗣
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遭諸樊橋以勝參知政事上都
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爲慶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
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迭爲惋悼遣勝馳十乘傳奔赴
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
至大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勅
翰林學士承旨巨燧撰述之仍俾勝馳十五乘傳入秦
身視鑿立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爲何如公諱仁

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陽州人居京兆則由祖遷徙考惠
賁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敖拉贈輪忠立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司徒雍國公謚貞獻初歲王子憲宗國母
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禡牙略畔之山明年將戒塗
貞獻作室得夙藏以白金爲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
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二十年矣
力能荷祿請置顏行主將憤其不已白而專爲也幽貞
獻長安帝聞之怒縛主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
釋公由是入備宿衛經吐蕃曼陀涉大瀘水入不毛瘴

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
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
踏冰爲梯衛士多徒行有遠踰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
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
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
霜雪暴衣露處飢渴皸疥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
更獨公與董文忠爲長上侍疾或一月不至家燕閒喜
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舉瀘州降制卽以爲
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又明年制使張珪遣王

立潛師襲瀘取之醢應春殺戍將千戶熊耳而有其妻
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
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
人先朝陟方平此拔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宗說立
遣張邵輩蠟書間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
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東院
械立奏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漢北未知合既下也自
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
撫使而誅立勅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

勅教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
各使再請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
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密臣曰
卿輩以殺人爲嬉即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
致立爲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
還而立見謝曰教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
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宮室凋弊秦民召至而不敢
見公爲譽釋于中俾仍相秦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
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卿父略畔佐軍興者卿母

在此其以是供具爲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
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
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
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
河也安可不錄其勞悉大賚之于公加恩數焉年既及
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
必咨託俾訥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
黷于貨克兢畏清恪自持故有言必信晨夕彌縫滋多

事祕外不聞其顯知者如擇童女實掖庭命既下矣公
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
者當之豈可槩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瘴羸
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偶非昭代盛德舉也又古貢
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
蓰無所于取吏責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永盈司
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券取直其外懼事覺顧
先陳他吏之爲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
令也彼雖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

物類集 卷七
言事者亦將創矣又煮海爲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諸州漕司必遠餽與民而徵其利今瀕上都池泊皆鹽實天惠養斯人者無有課入禁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沒產終不能止而冒犯滋眾是爲奔畿內也帝皆然之止童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免交通死重杖以懲鹽弛其禁民爭德公爲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二十有五年進階榮祿大夫中書右丞以子騰爲中書參知政事及僧格爲尙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爲鉤考奏公爲留司上都錢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辨

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戢吏爲姦罪則在臣爲之長者則曰臣司留印事未有不自臣能出者惟當罪臣四十日申彼至七十餘奏而兩公爭自罪終不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己者惟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掌留鑰者居半倉廩府庫一俟啟閉衛士衣食亦仰均賦乘輿歲至此其南也少乃數月頓舍宴享諸王百司送徃勞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徵呼一日數至其所

受委不怠不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
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
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
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
于秦既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牽衣流涕而別前夫
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
從聖武西征畱使鄭公師真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
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
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壻不謹宵直至撻之與

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
二十有一日葬鄆縣太平鄉貞獻公姚夫人鄭兆次前
夫人劉耐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
考再世國雍其爲孝也大孰加茲與適上都兵馬使瓜
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
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
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爲鄭出男孫三慶甯興
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
斌同知京兆敖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令同之朝邑禮

貴不仕智明管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
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人女半之男孫九銘曰
大帝淵龍華臣之逢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爲世所知同
公流輩百十維人官出皆外凋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
帷幄與公友從珺侍中紹甘有六載董先朝露乃眷公
在生人于死引慝其躬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
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蹈追歸老秦制曰祿之俾
其省臣事諷政咨曾不再總方銜國恤震邸見招竭蹙
力疾大不憊遺道薨樊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

禧奉常汝諡主爵玉署汝封行制凡厥哀死無後邦經
乃陟保衡忠貞易名乃與乃考于雍再國若稽夏書九
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
禁林臣燧次述公于佳城奚感不足胥是有扈左豐右
甘名與不磨終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

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昉于五品
由庠崇等而上之列爲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

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
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
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囊旣通以
顯贈其考坤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
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森特尼太君妣周
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侈天寵于碑請
燧銘之故撫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敘在太宗世欽
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
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酋諸孫隸河南

王戲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爲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殲敵
軍鈞之三鋒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戍河北公始家曹
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巴哈及大將察韓伐宋寒出
暑歸歲以爲常殘漢上之襄陽郢復德安援淮右諸州
轉鬪千里登陴陷陣斬刈不可馘計幕府犒功居諸將
先金寶于櫝衣溢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
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喜施時節擊鮮與閭里故舊爲樂
其後成光歲戊午宋兵犯郢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
流矢輿疾至家卒年五十一葬新興東原夫人則周亞

尹女也皆柔淑靖恭婦德母儀稱于媼族子二人長烏克岱尹出嗣長百夫從攻襄陽斬項老白都統濟江下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真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解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鈞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爲衛士出監武邑真定兩縣真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官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爲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爲廬摧毀自致鄉里

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爲郎銓曹從平甯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千男孫七忠顯校尉某嗣長千夫買兒河西福興丑妮子巴哈錫都皆幼女孫八人五歸名門嘗反覆究觀自上騎至吏侍纔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其極斧鉞誅止有罪猶爲小罰大刑維何無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伐鼓陣于原野入死

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卽戎進退金革奮不有躬于河于淮于淮之亂金滅戡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信不識人不殪懦夫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轡庶于事君身曰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延甲子垂周卹章自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卽墓而舍敕起院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眈眈入爲郎官銓曹是職日月爲斷當其陟黜矧又兄子方長于夫將久其傳黃金世符門闕之崇有耀閭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畱郡侯

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空生司徒巴爾圖司徒生太尉和賚連姻帝室生世宗母宣獻皇后與金紫光祿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鎮國上將軍布展鎮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二十一頡驅偉觀精巧騎射以扈宣宗播南京功官安遠大將軍遙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明年會西面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城沈邱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

犯京陳橋門及殄之收盜積菽麥以拯飢民後從諸侯
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郢復德安淮南黃蘄及
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拔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
太康三縣入爲南京警巡使再爲兵馬使至元九年養
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
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
元子荆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
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翦荆棘芟舍以招徠干
戈餘民安集三縣警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

年與翰文自學仕畧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
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爲中書省左司郎中是
職也凡陶冶四海之官與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
平手非其人有時譽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
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管與今宣慰荆湖父子相繼
七朝請如故事褒其元墟制可贈其考長德官正議大
夫勲上輕車都尉爵陳雷郡侯妣張陳雷郡夫人祖考
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雷郡伯祖妣完顏陳雷郡
太君翰文故妻暢陳雷郡夫人臣焉叨此昭融極矣今

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
不孝之蹙求可筆是事國定家之槩者匪公其誰故卽
亦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
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不同勅有
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
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
而別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
不言可喻銘曰

倚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褵不干庶姓于

帝之室大定哲君猶所自出金厯旣祝一氣之機無成
不渝無顯不徵存者遺胄伯干什一今由子貴推恩爵
秩祖伯考侯輕車其勲郡于陳雷覃及妣嬪勒詩豐碑
光華孔煜名與河流瀾瀾無竭

牧庵集卷十八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
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
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
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

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

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樞衣之徒戶外滿履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

名臣集 卷之六 二
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更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

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縟疏衰餐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
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
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
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
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乎今有
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尙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
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尙伐使久不
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尙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
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
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
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
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
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
十二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
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
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
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曰官
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
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
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
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
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
下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面五之以影符進退
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
于歷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

漢太初厯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厯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厯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厯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厯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大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二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

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

至誠所格嗚呼使人哭者有如温公則公當亦如呂誨
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𪔐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
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
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
後覺粹然一出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
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
貴乎君子三焉者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𪔐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
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
其卒也前十有二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
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
行道之鐵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温其玉音以勞
疾則尙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
辭則畱畱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
公八召其禮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
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

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眾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友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由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

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節令聞之延已徹宸黻束帛莪莪賁及林藪丹旻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倅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慙膽悉剖丹旻曰噫惟茲儲后

牛庵集 卷六 八
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備后曰今識治黃者惟汝爲可肱
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
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標垂詩千齡以告爾
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醫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
商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
盜驪驂騶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
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里傳次幾

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金亡
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
興癸巳之棄汴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眾難倡義
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
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
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
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闡改信効左軍統制
制闡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爲受犒欲致盡阮之
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闡所節

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
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閩程再日耳北
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眾先之在彼有生降之
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閩然之別遣路
鈴哈雅實克將若干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
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譟
皆言制閩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
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眾曰始吾下宋正
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閩欲一切以計殲

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
一旦誣以他罪盡無吾瞧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
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辯
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扑受命馳造實營執以
出盟合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
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播然不能下
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于是皆受命復與將
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
將思完之非固離之眾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

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
懷復私怨眾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
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
少不怨制閩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
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
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
治永甯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
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繁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
徙洛陽其年公人觀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

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
洛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
鹽爲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
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
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
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
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
所于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

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瑩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耶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

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金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卽律喇李友端劉仲温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人無素勲可藉于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眾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

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干若萬人奔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質質先眾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于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眾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戒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旣碩旣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

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遽艾之耶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有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愴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洛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東南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鬪孺子貢獲是支金鼎沈淪提是窮旅曰奔與國涉漢南

驚來成是州始脫危阨乃棄眾星日月再瞻甫少康蘇
燠螽薦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洛凶亦然移粟大名以
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耄穉十萬形影相附千里
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昌桐
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耿烈光
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逸我筆載茲後
來者頤

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二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于燧吾先

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
再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
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于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
僉宥密爲同朝爲先人于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
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
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會祖澤妣
郭祖閏妣鄧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
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奇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
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

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合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士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尙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己未遣迎世祖于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

習久矣至于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眾遣吏巡邇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遊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尙俠其事如李璫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恩巴楚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尙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

物類集 卷六
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
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遣之今
成四川長萬夫襄陽旣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
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塔患之迫君詣
宥密受其成法得于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
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
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
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
拔必屠萬一變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

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殺之懸尸于樹大師旣至
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
送二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
數十于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
臣訪求三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
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
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
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于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
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

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甯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胄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恆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人故旣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遣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

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辛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耐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投穀穀濟投宿衛成廟穀掾河東憲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己後世不然輕
合權輿燒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
去之遠若讎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
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
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
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
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菲伊誰無
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遺毅齒肯從許文正
耳其嘉言曰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
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
而碑合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戍守鄧州于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義珍世沛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眞皆不
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脩
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眾將之來歸
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恩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
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

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王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破荆南沙市初鄧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畱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礪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北之其後山西逋民由雕汝可去父母邦而南即與故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無慮若干萬沾饑羸爲口亦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

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父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壩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興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僈僈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八男婦女夫

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熾後裔而何況珪克對前修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君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絕合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母德音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關廣安軍歸從故中

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辨凌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貉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迺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邏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眾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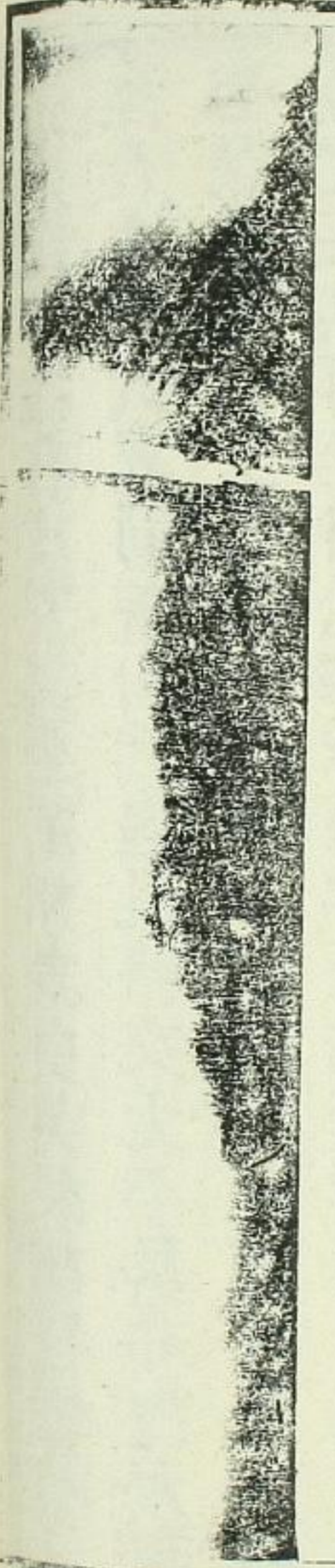
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壩三
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
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
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戶戍
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阨下名城三
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
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
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
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汰

股貫踵先登壓陣而顛血嘗出口積是勞勩位踐三品
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
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
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
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
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啟手足以示全歸其平
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
不旋晷孰遠戰陳苟于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
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

身以死者是成不孝而執綏援枹以死固其所也况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曰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鬪將之登陴陷陳折馘塞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敘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是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恒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旣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于前造大今躬金厯祝斷有眾二萬來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戎轉鬪淮漢戍鄧控郢招逋立閉鄧人病饑我往耕之鄧人聞戒我往戰夷可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元宅長臥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

牧庵集 卷十九
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奴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斃



牧庵集卷十九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
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
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
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
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

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吾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闖鞍瘿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

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尙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卽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

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眾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闖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卻其贊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

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菰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創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瘵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蓋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于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

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于市幼
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
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
千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
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眾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
皆平民爲賊驅脇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
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
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旣往有
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

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歷以官軍遂盡株檟剪平無留
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
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
賊其人顧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
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
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
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畱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
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
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于圍

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詆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知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

餓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調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託爾楚勳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于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于公謝其失言休士于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

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干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濯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眾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眾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戢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

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憲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月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則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賊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八閩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

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閒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子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蓬聞鐘鼓振發不敢

安臥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嗚呼後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喪之典無一遺
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于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
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鐸知
鹽官州二女適臨湘合劉彥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
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真揚萬戶劉遂
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已至世祖淵龍謂

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
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
圖日月八告天顏謚顧不惟于威不愉于豫垂十五年
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
公軍諮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
優優粟飢藥疾于賦于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助
勦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栴其豪民視曰公予父母
胡不像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滄齋咨洪聞其來以
抃以嬉旣釋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

勦狂不缺斧斯僭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沒世不忘謚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眾多令子有必歸山螭石剜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魏國公謚忠節李公神道碑

皇上嗣歷之元年制特進中書平章政事教化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魏國公

申勅有司夫旣子孫膺是顯庸共政中書疇咨寓內而所光昭世德上及其遠者舊章未脩非移孝以勸忠也其訂以上翰林奉常禮曹之臣請贈謚其曾祖考達爾沙貝結爲勅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曰康懿祖色爾勒結爲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貞獻考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阿嚕爲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忠節自曾而下三世皆同封魏國公曾祖妣梁祖妣田妣王皆從封魏國夫人制曰可教化以

爲四世死生胙以大國爵之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
雖百其身報塞未能啟求儲皇匪刻金石將無以侈今
而垂後敢以是請乃爲下令太子賓客姚燧太子諭德
蕭崱太子太保瀋陽王王璋其爲撰書篆額燧據翰林
學士程鉅夫事狀與其家乘次日康懿之先七世相夏
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稱及貞獻生配姓與官名以色爾
勒結太祖徵定天下夏氏旣臣會其西征復貳帝聞旋
師人討勢如頽山之壓卯貞獻總兵游徼遇之遂來歸
俾同呼圖克特穆爾招沙州州將僞出牛酒犒師發伏

以襲首帥馬蹟以己所乘易使先奔自乘所蹟爲殿逆
擊敗之他日帝問卿臨死地易馬與人果何爲心對曰
臣新至者陣死奚恤不可失帝器使宿將由是忠之遣
兵圍肅州守者其伯氏鈐部謀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
帝憤拔城皆殲之不遺齟雅惟聽求其親族臧獲就所
得爲百戶有六又詔自今親族臧獲未盡收完及田業
爲諸人有者亦悉歸之其永爲制歲乙未太宗詔定宗
憲宗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征西域明年帥師戒塗貞獻
在行中又明年至袞騰吉斯海尋與諸侯王巴圖征俄

羅斯至葉爾羌城從憲宗先期至搏戰七日拔之歲已亥冬十一月至阿蘇穆爾齊蘇城憑堅攻不卽下明年春正月凡三閱月貞獻從死士十人躡梯登陴生拉十人大呼曰城破矣眾蟻附而上遂拔賜西馬西錦爲匹皆九名以巴圖表其戰烈又明年詔班師是役也六年而歸功長千夫禮秩與國人爲千戶侯者等加宴服四序異宜凡若干襲與大會者皆同其色又俾同伊瑪齊爲斷事官于朝歲丙午定宗卽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爲監至燕則同斷事官哈達署行臺後憲宗以

布扎爾來涖行臺錄其舊勞又俾同署別錫虎符以監大名至歲己未凡爲監十四年當繼饋世祖南伐未踰淮輿疾歸薨其家七月二十有八日年六十九傳護輅車返葬肅州附其先塋別封虛墓大名求便歲祠中統建元天下庶務悉歸中書故忠節公襲虎符惟監大名至元五年詔諸侯王和克齊開國雲南俾將衛士以從至則責治軍旅金齒弗率纔將射士五伯人殄其眾數千獲馴象七致貢京師勅用以駕輿自是蒐田征伐無不乘之實前古未有者始帝加兵雲南取道吐蕃甚回

以曲十四年思播既降改由蜀入命公開二塗陸由烏蠻水由馬湖烏蠻合都掌圈豕鵝夷諸種拒而不受累戰始服自時水陸郵傳皆達敘州又俾除左右兩江道達邕管平溪洞夷獠五十餘州十七年詔將雲南萬眾合湖廣四川兵討羅氏鬼國之叛十九年再征獲其酋送京師竄有北死二十有三年詔征緬緬瀕南溟大國戰始克之不及郡縣而還獲大象二十有七送達尙乘明年詔鎮南王再征交趾命將萬眾會之平三十八棚前大軍一月至王宮王及世子興道皆船逃南溟禽一

他王以歸明年師還衛鎮南至左右江界辭還歲戊子夏六月十有八日冒瘴癘道薨軍中年六十三最其履歷始爲金齒等國安撫使人覲改善闡安撫使陞雲南等處宣慰都元帥虎符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再遷左丞未拜資德大夫右丞加宴服四賜尙方鞍勒弓矢介冑實使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地周萬里小大之戰無慮百數軍士有勞其出而家大而櫪馬細如橐衣金銀幣具不吝賞予故能得其死力每捷無訕荷旃夷蠻鵞其威名已臣之國撫而綏之爲定金賦以戶高下爲衰迨

其薨年籍是一省輸金之家近二百萬訃聞帝悼之給
五十乘傳還其柩葬大名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諡毅敏公後三十有一年加今封諡燧嘗合是三世以
觀貞獻忠節父子逮事二祖三宗六十年閒宣力樹勲
西夏雲南勤亦至矣受是褒誅固其宜然而康懿則相
夏氏實勝國臣由子孫貴亦與哀榮足昭皇元淵乎忠
厚恢乎其仁盛德之至也閒又求國魏所由貞獻卒監
大名公嗣爲之去之雲南公弟又爲死而公冢嗣軍國
與其姪鄂諾皆爲虎符今其爲者則公季子呼圖克岱

爾若小大宗父子祖孫舅第六人迭出爲者其與世俱
奚以異諸亦今代臣鄰之鮮儷者公三子二不再見中
子則今江西行省平章三女長適同知台州路事巴約
特次適浙東右丞宣慰都元帥阿爾丹幼姆男孫六人
庶長監中慶路餘未仕女孫二人銘曰

卽戎有勳官及而世不絕其傳列聖之制由子旣貴推
恩其先前聖靳之一二有焉於皇今聖德參載燾立愛
自親教民以孝致位光顯必崇其親赤舄執珪私廟昇
陳昔李七世下及康懿左右夏王貞獻則異聖武是忠

八殿出鋒後服加殲必全乃宗當顧成廟詔從西伐城
凡悖頑賈勇以拔其干天誅會莫稽連六稔言還功長
千夫定宗御極曰茲魏土分封在予而往其撫忠節世
之九年于茲從諸侯王南詔往釐跳梁小夷尺筆以管
大如緬交南溟極浦悉將致討而竟死鼓自其去魏其
來其誰則季父姪冢季子爲職民世侯前聖已廢獨于
之家疑若猶在胥今國魏四世靡他其與虛邑不地如
何有繩維孫有煜其祖匪師伊公一是開府死者已矣
生則立朝爲民具瞻席絕百僚維明天子啟宇于此咨

爾後人思服其始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公神道碑

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贈太尉諡
忠武史公中子今中書左丞闢閩江陵行荆湖北道宣
慰使枉視今江陵總管李珣則故夫人之季也以其季
今東昌總管杞兩嘗壻我先世父中書左丞贈少師文
獻公與李氏皆太尉姻又珣友燧而齊年來言曰先太
尉所由以致是勳名者先外舅氏指揮實始終左右之
而珣亦曰先公出處使相旣狀願銘之碑遂參伍故翰

林學士李治敬齋之三韓李氏先德之碑而序曰系之遠者不究已考諱福力穡致饒而施讀書能通其槩親親長長下儕輩無忤仁蟲豸不踐性由天出匪學也生公諱伯祐隸太尉兄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都元帥麾下十年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事金完州中山皆應之先是元帥之考尙書嘗戒備仙元帥則曰大人奈何教兒設嫌遇人尙書恚曰若必死之人手吾不忍二孫同禍乃攜故真定總管楫故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時太尉在燕市入覲禮幣公馳告宜歸

復讎太尉從而南潰軍已須滿城之徐河公唱今集賢大學士王禹之考參謀某今參知政事王好禮之老大使縉推太尉嗣兄元帥凡失地皆復之仙走壁雙門公北見太師國王王馳使聞詔太尉真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虎符公爲都提控仙復夜襲真定取之太尉惟從公遵城走東北公告太尉吾先自投汝隨而下幸我藉汝使汝不傷吾死無害也已果雨全涉塹公又爲前水及其頸太尉惟及胷泥奪鞞襪旣岸跣走藁藁帥故中書左丞贈平章政事忠獻公董文炳之考某已艤舟滹

沱卽馬入藁收兵諸將有異謀者公手斬之再復真定
仙走壁抱犢旋走逾河轉鎮撫軍民都彈壓豪戢弱立
從太尉破衛新諸州又從圍汴金主自將逾河破之黃
龍岡走歸德濁河爲池主帥薩奇蘇巴哈薄北門而陳
左右皆水公以爲絕地兵家所忌宜退保寬間不從會
中書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謚封并國武宣公
阿珠之祖蘇卜特召太尉入汴計事公與之偕旣走軍
大殲藁帥董公完帥鄭公韓公十千戶皆在死列金亡
移兵伐宋下徐州與其縣豐沛功授金符攝本路兵馬

都總管從征襄陽敵柵峭灘石舟師衛之帥下教太尉
其必拔而歸乃將公等死士二十八人公曰可計致之出
十艘爲挑鼓膾而前俟敵逆戰輒退止已復鼓前敵拒
又退止三鼓敵以爲怯而懈也不拒遂疾趨敵舟太尉
先登公繼之覆舟師平其柵從戍鄢陵又從拔壽春功
拜千夫長後太尉使經略于汴屯田河南立平宋基以
公年先一紀無從留後真定攝萬戶府給軍之須約相
婚姻憲宗自將征蜀太尉旣從世祖以太弟之重分趨
荆湖復召公從濟江徇地多資其畫中統建元之明年

太尉當國多勞公于上上亦念從濟江以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又明年李璿反盜據濟南徵兵諸道誅之衛士亦在遣中大軍馭老鶴口公與董忠獻公合請太尉泄軍報可太尉至築夾寨邊奔突以待三月璿窮而縛梟磔以徇公旣訖賞遂致事陳蒲梨一堂教童妾爲歌舞行觴娛留親賓而不自飲囂囂恐不足日爲事以至元某年月卒年八十三葬某地爲人諒直而不剛愛爲言太尉家事亦斥不避在軍不乘喜怒殺人不事老佛再復真定屋之列肆者半城闔有以無居室來丐

者人賦一間數年而盡惟其弟存奴婢三千人歲晚皆民之平金殘宋爲元顯侯卒日貧不能葬三夫人赫氏游氏趙氏男十五人珣瑜珍琮瑄瑾公懋珏璇瑜璨珪琳瑀琦其官者珣真定等路管軍千戶總管則寶慶路琦與珏也公懋沐陽令琳提舉越州人匠女十二人皆適名族官者則今參政好禮與今使相故秘書郎張行儉男孫四十一人未名女孫二十四人歸史氏者六人一使相中子官者真定路總管王某濟甯鉅野尉哈斯託里男曾孫十七人女曾孫十三人公旣致事時禁網

猶闕諸將多以僮奴代兵而歲取富人更直多者十人少亦四三會用兵襄陽覆實軍籍有此者罪死珣長干夫爲其下訐曰指揮所亦庇三人珣引罪不力事將及公珣時爲質代曰吾以吾爲質不足資用爲之吾父未之知下吏重錮御史交讞終不易辭柄臣三人奏置于理三畫可矣而柄臣三人亦終哀其志爲親臨刑不悔三奏前赦旣原不可者三行省臣奏軍官未受俸前罪宜無誅可之珣宜出矣省院臣終以事宜特聞合而請之始可比出凡幽四年從大軍南征功宜別長萬夫聞

兄珣卒子幼不可世恐人奪有之乃棄已功求代兄子將曰長干夫吾父兄世官也吾宜世兄須其子壯而授之戰鄱陽湖真定灣頭堡焦山皆捷攻常州先登拔其屬縣宜興從殄宋益衛兩王海中功授吉州總管滿換湖州而江陵斯其爲子弟臣槩之大者故表之公碑之末銘曰

古觀遠臣以其所主賓于而家暫至與去以友賢者猶取盛譽烈烈忠武爲元元功求今將相人莫等崇公也主之同其始終其始則自推繼兄帥鬪不反兵逐仇再

躡戰野無前登陣奮先滅金于殘戡宋于完于河之干
于淮于漢靡往不皆鄰死奚算忠武報之爲好其家相
世婚媾井里旣華終以從蹕未祿之國逮其丞相進置
帝側疆場之臣禁旅是師宿入衛出肅而祁祁人之策
之曰久其據而公翩如委視投羽其施不斂不溢其持
豈固嚮之多後裕垂茫昧其來匪言而告有碑載銘左
是神道

